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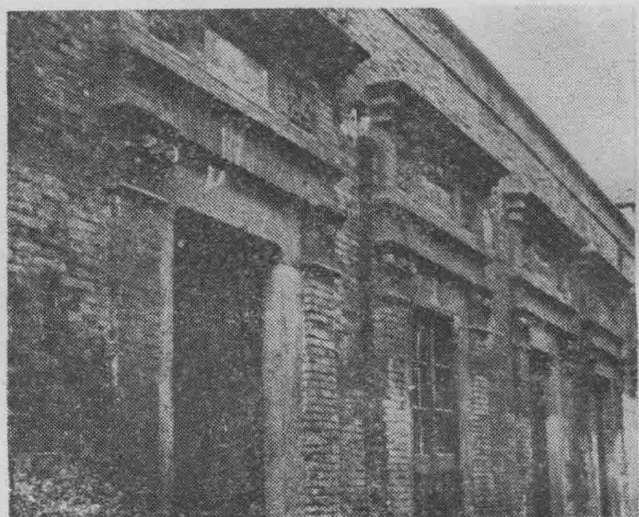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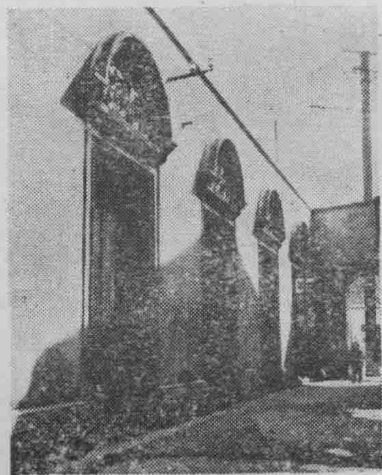
海青运史资料

Shanghai qingyunshi ziliao

中共「二大」会址



▼ 1925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任弼时同志旧居



▼ 1923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上海青运史资料

一九八三年

第四辑

总第九辑)

1983年

11月20日出版

目 录

一二九运动在上海

- 复旦学生晋京请愿始末..... 啸弩 (1)
- 爱国女中的抗日爱国活动..... 贾唯英 (10)
- 请愿目睹记..... 卢栋华 (16)
- 韬奋与一二九运动..... 胡炎生 (21)
- 宋庆龄、鲁迅与一二九运动 (史料)..... (24)
- 一二九运动 (资料)..... (25)

地下党生动活泼的青年群众工作

- 风暴之歌..... 陈良 (26)
- 点点滴滴 潜移默化
- 记格致中学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几个片断
- 章增 (35)
- 蓬勃兴起的社团活动
- 一九四八年八月——四九年初上海敬业中学学运回顾
- 敬业中学学运史编写组 (40)

人物介绍

献身《学生报》的勇士

——记严庚初烈士……………张振民 缪雯(46)

青年抗日英雄瞿犊……………张豪(56)

怎样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忆昨天 干今天 创明天

——为青工补上工人阶级革命传统这一课

……………上棉二十二厂团委(62)

从集邮中学传统……………上海汽轮机厂团委(67)

革命领袖做群众工作的小故事

“应该算我的优点”……………(70)

朱军长买包子……………(71)

史迹简介

上海革命史迹简介(下)……………本刊编(74)

青运大事记

建国十七年青年运动大事记(初稿)选载(三)

……………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编 本刊摘录(78)

征稿启事

关于编辑出版《上海青运史研究论文集》的征稿启事

……………上海学生运动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室

青运史常识小测验

您知道吗?(八)……………(86)

《告同学书》

一九三五年，华北危急，平津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在地下党领导下，复旦新闻系谢家祜、经济系马吉先、社会系任福履、政治系章文波、银行系郑通隲（地下党员）、法律系李广政等十余人，于十二月十六日在校外宿舍霞庄楼上开会，起草了以发动签名为目的的《告同学书》：

嗚
呼

自东北沦亡，我既节节退让，彼乃步步进逼，平津变色，华北告急！学生爱国运动烽火燃遍大地，群情鼎沸，举国骚然；吾人报国有心，请缨无路，悬卵之下，虽欲弦歌不辍岂可得乎？时迫势急，间不容发，有志者请签名共商大计。两天内在《告同学书》上签名者达四百多人。十八日夜又在后校门良友宿舍举行了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决定发动请愿运动。十九日下午一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先由李广政作了简短讲话，接着由《东北问题研究会》负责人任福履以东北流亡者的身份，哭诉了国破家亡的悲

復旦學生
晉京請愿
始末



惨遭遇，更是动人心魄。当他最后提议到市政府请愿时，全场一致举手通过。当即按预定计划行动，在密集的钟声中，竖起“复旦大学请愿团”横幅，直出校门。从开会到出发，先后只用了十八分钟。严密的组织和快速的行动，使校内一小撮反动分子惊慌失措，乱了手脚，告急电话接二连三地打，但已无济于事了。

接着光华、暨南、交大、沪江、大夏、上海法学院等大学以及部分中学陆续赶到，全部汇集在国民党市政府广场上。请愿要求是：1. 请政府电令北平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抚恤受伤学生；2. 明令保障学生爱国运动；3. 严惩北平压制学生运动的官员军警；4. 反对华北伪自治，请政府明令讨伐殷汝耕；5. 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6. 保障人民言论集会自由。”市长吴铁城被迫站到阳台上面向学生表态，他除了敷衍地答应把学生请愿各条电呈行政院蒋院长外，全是一套官冕堂皇不着边际的骗人鬼话，因此激起学生一片愤怒的斥责声。

请愿后，全体学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深夜，部分游行队伍集中在复旦休息后，分别回校。

进 军 北 站

全市学生“一二·一九”的市府请愿是一场群众力量的大检阅，战斗的总演习。

为了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发动更大规模的战斗行动，根据各校联席会议关于到南京请愿的决定，由复旦联络组派出人员分头跟各兄弟院校取得了联系。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队伍抬起了“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横幅，向北火车站进军。沿途散发了《告全国同胞书》，原文是：

“东北沦亡，华北割裂，凡我神奇，莫不痛愤！北平学生处彼恶劣环境下，不忍坐视国家危亡，首策救国旗帜。敝校同学，爱国不敢后人，爰于本月十九日集议救国大计，并向上海市政府请求中央出兵讨逆，市府当局虽已口头允诺，然中央何时明令讨逆，仍不可期。吾人认为国家处此危迫之秋，和平早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舍抵抗不足以救亡，唯斗争方可言立国，此史实昭示于吾人者屡矣。敝校同学此次行动，纯为爱国情绪所趋，以严肃之精神，整齐之步伐，抱最大牺牲之决心，努力到底，冀达救国图存之心愿。或谓吾人身为学生，应埋头读书，为国储才。然时至今日寇敌压境，亡国之患，迫于眉睫，实不容吾人再事隐忍，是以不辞跋涉，赴京请愿于政府，凡我同胞，其急起图之。”

队伍
行进至天
通庵铁路
口，大批
军警紧闭
栅门，拦
住去路，
市府第一
科长（后



学生晋京请愿队伍在北站

任秘书
长）李大
超声称代
表吴市长
表示慰
问，假惺
惺地讲了
一大堆好
话，最后

妄图用“软化”手段，阻拦队伍晋京。他不知从那里来的眼泪，竟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迎着队伍跪倒地下。对此，同学们嗤之以鼻，一把将他拉开，冲过警察防线，翻越栅门，继续前进，直往北站。

车站壮观

车站里，列车正升火待发。学生到达月台，车上旅客纷纷主动离去，队伍顺利占据列车。但站长坚决不同意发车，令站上人员先后撤离，连车上的炊事班也不留一人。以后交大、同

济、光华、暨南、沪江、大夏、持志、美专、上法等大专院校以及爱国、务本、澄衷等中学的同学冲破层层阻力，化整为零，分批穿插，陆续赶来。数千市民，自发聚集，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反动军警和消防车排列马路两侧，严阵以待。中外记者云集；社会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男女同胞，纷纷前来慰问，突破防线进入月台，将大批面包饼干、罐头食品交到学生手里。同时赶到车站的，还有大专院校负责人，其中有：复旦李登辉和秘书长金通尹、交大黎照寰、暨南何炳松、同济胡庶华、光华张寿镛、商学院斐复恒、大同曹惠群、沪江刘湛恩、大夏欧元怀、法学院褚凤仪、持志学院何世桢等。他们在当局的压力下，再三劝导同学们回校，但终未能动摇同学决心。复旦校长李登辉博士平时待学生如子女，深得同学爱戴，此次赶来劝阻，一则出于上面指令；二则担心学生遭害。复旦同学在车厢里很有礼貌地高呼：“坚决拥护李校长！”“祝李校长健康长寿！”“请李校长回校休息！”等口号，婉言谢绝老校长的劝说。

学生到北站上了火车后，当局曾造谣说，学生破坏铁路交通，又在租界闹事，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组织暴动，目的在于制造国际纠纷。当时复旦同学会王思方，奚玉书、叶秉孚、刘百年等人，曾出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驳斥谣言，说明真相。

三 天 三 夜

当晚五时开车，在大雪纷飞中驶抵真如。几十辆大小汽车停在车站前，教育局长潘公展、公安局长蔡劲军以及一些社会名流纷纷走上火车，竭力游说，还是“南京去不得”这一套。迫于当局威慑，车头上唯一的驾驶员，不肯开车。学生纠察队当

机立断，让他离去，由懂行的同学自己动手开车。顿时，汽笛长鸣，列车蠕蠕启行。行进途中，路轨几次被拆除。纠察队立即找来工具，铺好铁轨；铁轨被扔到水塘，同学们沿着雪迹找回再装；铁轨被扛跑，大家就拆下车后铁轨移到车前。列车就这样扬眉吐气，昂首高歌，迈步向前，继续挺进！

由于列车不断受阻，行进缓慢，车厢里同学的饮食越来越困难。饮水断绝，嘴唇干裂，咽喉刺痛，干粮难咽。纠察队员不时送来雪球冰块，供大家滋润，有的把饼干塞在雪团里吞下去，还风趣地命名为“夹心冰淇淋”“香酥雪糕”。病号和衣着单薄的同学睡到“台楼”（即行李架）上，大家争相脱下大衣、外套给他们盖上。

车抵苏州站，许多不相识的职工、学生、店员，老幼同胞跑进月台送来食物，给同学带来了温暖和鼓励。这时，站上转给我们一份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御侮卫国乃政府应尽之职责，诸生贡献意见，政府极愿听取，业令飭教育部定期召集各校学生代表来京会见在案。该生等如有意见，尽可由代表传达，务宜及早回校求学，除飭教育部派员前往宣告外，特再电达。行政院长蒋中正。”此电报欺骗不了，也动摇不了同学们请愿决心，大家商议后，即回电说：“唯有全部到京后，始能考虑推选代表晋见。政府既决心御侮卫国，与生等之愿望完全吻合，何以对生等晋京请愿之举，见拒如此之甚也！”

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斗争，列车才行抵无锡。

血 溅 无 锡

十二月二十六日，火车开到离无锡站三公里的高桥，突然受到迎面开来的一列火车撞击。一声巨响，同学们有的摔倒撞在座凳上，有的从行李架上震下跌得头破血流，有的腰伤骨折，有的门牙断落……，救护人员立即急救包扎，纱布用完

了，就撕下衬衣代用。大家默然无言，谁也没有叫苦。这时，无锡县长龙体要突然出现，声称自己以复旦校友和东道主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慰问”，“邀请”大家下车休息吃东西。面对当时实际情况，学生请愿主席团只有接受他的意见，别无良策。

下了火车，受伤的同学被扶持着艰难地走在前头。队伍到达休息地中南大戏院。潘公展和教育部秘书马宗融、督学孙国封等已在那里，他们跟主席团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同学们喝了开水，吃了面条，劲头来了，大家高唱自编歌曲：“我们都是爱国青年，满腔热血，义愤填膺……高举正义大旗，公理站在我们这边……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的源泉！”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活跃。但是戏院外面则是另一番恐怖景象：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大门和太平门已被严密封锁，武装宪兵把整个戏院围得水泄不通。原来，撞击我们这列火车的就是宪兵司令谷正伦，他亲自率领大批宪兵从南京开来专门拦截。谷正伦召见我们主席团代表时气势汹汹地说：“奉最高当局令，限你们今天下午四时前全部乘车回沪，否则，授权本人便宜行事。现本人向你们严正警告，有敢违抗命令者，一律格杀勿论！”说罢即拂袖而去。这是用硬的一手。接着，由行政院参事端木恺、周伯敏以及秘书周孝伯等，以复旦校友身份出面，“婉言劝慰”，“娓娓动听”，用软的一手。尽管他们红脸白脸，扮相不同，但共同目的是阻拦同学晋京，把我们弄回上海。这时，复旦中文系学生代表谈某跟端木恺等经过“深入会谈”，搞了某种“默契”。他回到戏院，以声泪俱下极其沉痛而愤慨的姿态对同学说：“同学们！大门外的形势多么可怕呀！我们已经被当作敌人一样地给包围起来了！他们对我们这些赤诚爱

国的纯洁青年，磨刀霍霍，凶相毕露……它能算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吗？还配得我们去请愿吗？同学们！回去吧！让我们另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吧！”就这样，在他那番言词的蛊惑下，同学们刚跨出大门，每个人就象被押送的囚犯，由荷枪实弹的武装宪兵挟持着送往车站。有的学生则被押上汽车返沪。此刻，同学们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横眉怒目，有的摇头长叹，同学被押上火车后，立即全速开动。在车上，同学们气愤至极，纷纷把车窗玻璃和坐垫砸烂，沿途以铁罐什物投击车站。

车抵南翔，复旦学生请愿后援会已得知，派代表迎接，并带来点心水果进行慰问，再换乘汽车返回学校。

短兵相接

请愿刚结束，吴铁城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会上“分割利害”，“慷慨陈词”。胡说，复旦大学是上海共产党大本营。并提请“立即关闭该校，以杜祸源”。朱家骅也竭力附和，强调上海决不能再出乱子了，沪宁路事件国际影响很不好等等。在当局高压下，复旦校方领导终于被迫改组，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李登辉博士辞职，暂由董事长钱新之代理过渡，国民党C.C系正处心积虑地欲将复旦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

国民党当局，一面从上层制造舆论，施加压力，一面周密策划，下毒手逮捕学生。三六年三月中的一天深夜，一辆警车开到校园东头女生宿舍前（当时被戏称“东宫”），由一便衣女特务带领几个警察，窜到一楼东面的一间寝室，指名要捕中文系的程文雪。程要他们出去，让她穿好衣服。接着女特务又带警察上楼去抓人，只留一名男警察在寝室门口看守。程机智

地向临窗的一位女同学示意，该同学即从窗口跳出，快速穿过草坪，冲到第一宿舍前狠命敲起钟来。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纷纷跑了出来，她即大喊：“警察在女舍抓人哪！”警察听到钟响，吓得拔腿就跑，钻进汽车，加速开走。女特务正在三楼抓人，穿着旗袍、高跟鞋，跑慢了一步，没赶上汽车，被同学们逮住。

当同学们得知当晚被捕同学有郑通隲、吴铁翼、盛澄世等十五人之多，大家愤慨极了，立刻召开了声援被捕同学大会，当场将女特务（警察大队长的小老婆）押到台上示众。在一片“打死她”的怒吼声中，她吓得小便淋了一腿。大会议决即日起无限期罢课，把李某、皮某、郑某等几个恶名昭彰的特务学生撵出学校，并将他们的行李衣物全部集中，当场烧毁。足见当时群情激怒的程度。

事后，当局怕捕人阴谋败露，煞费心机想把这个女特务搞回去，决定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三月二十五日，大批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警察开到校门外翔殷路上。复旦学生纠察队紧闭铁门，断绝交通，严密防守。双方隔路对峙。不久，警察指挥官吹哨集合，吹起冲锋号，发动总攻，向大门袭来。同学们搬运课桌椅、体育用具和各种什物架起防御工事，以木棍、砖石、运动器械和捆在竹竿上的稀硫酸烧瓶为武器，进行自卫。战斗一直坚持到午后，终因体力耗尽，防线被突破。当警察蜂涌冲入时，有位同学爬在大树上没来得及下来，被一名便衣特务发现，举起手枪准备对树上的同学开枪，一警官怕事态扩大，伸手从该特务身后将其臂膀朝下一按，触动枪机，打伤了前面一警察脊背。事后当局竟倒打一耙，把它说成是共党私藏武器、阴谋暴动、开枪杀人。但事实胜于雄辩，当时在场采访的上

海《字林西报》外国记者正好拍下了这一现场枪击的照片，提供了事实证据，明确指出是警察自己开枪误伤。这记耳光，打得他们哑口无言。在学生代表等坚持下，决定先由官方把武装警察全部撤出，然后由学生将女特务交给对方带回，并恢复上课。不久，警方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同学。

(作者当时在复旦学生请愿主席团负责文书工作，参加了请愿的全过程。本文初稿曾得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余家宏、舒宗侨和江西省文联盛澄世三同志的审校和补充)



作者俞乐滨同志来信：贵刊今年第二辑发表的拙文《兵分八路，奔赴外地》第四十四页最后一行「会克家」应为「曾克家」。又据《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第二版所载，五卅外埠演讲队闽广线参加的是法政大学刘绍先、大同大学蔡鸿幹、自治大学叶文龙。

作者胡文经同志来信：您刊今年第二辑第六十一页上发表我写的《一份秘密的社会科学研究大纲》一文，经查这份《大纲》是一九四七年的四、五月间在交大「今天社」组织的学习会上抄的，而不是文中所说的一九四九年。

作者章增同志来函：我在贵刊去年第五辑上写的《五角星下迎胜利》一文中提及几个人名有出入，现更正如下：第十三页第九行上提到的瞿永康同志早在一九四八年南洋中学已入党，而不是在四九年上半年复旦中学才入党；方德泉、柯瑞祺当时是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的成员，他们是在上海解放初期入党的。

爱国女中的抗日爱国活动

贾唯英

1934年秋，我进爱国女中读书，当时校内尚看不出有什么进步活动。1935年春胡文新同志转来我校后，学生的爱国活动才逐步开展起来。

胡文新和我同班、同座位。1935年8月她介绍我参加了爱国女中的地下党外围组织“社联小组”（“社会科学者联盟”的简称），同组有高三的周桂芳、黄俪侗，初中的包韵子等约五、六人。胡文新是小组领导人。“社联”小组实际上成为领导全校学运的核心组织。

同年秋季开学，经过努力，我和胡文新、李秀若（李林）都被选入学生自治会。主席是施惠如，我任副主席，胡文新是学习干事，李秀若是宣传干事。我们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办了三件事情：出版了一个壁报，谈时事，谈抗日救亡的道理，也谈学生如何对待生活。记得乔木同志还化名用上海方言为壁报写了一篇日记，很受群众欢迎；创办了一个贫民夜校，招收附近女工及其子女入学，既教识字，又宣传抗日；成立了“妇女问题研究会”和时事研究会，曾请妇女界进步人士沈兹九、杜君慧来校讲演妇女解放问题，姜君辰、钱俊瑞来讲时事问题。

声援一二九运动

北平“一二·九”运动发生后，“社联”小组立即开会讨论如

何发动同学开展声援活动，决定：1. 在同学中广泛宣传“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和意义；2. 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讨论如何声援北平同学问题；3. 派出代表与各大中学取得联系。经过大家分头进行工作，大约在12月15日左右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报告了“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并成立了“爱国女中学生救国会”，选出了执委。我任主席，胡文新任副主席，并由胡文新代表学校救国会进行对外活动。12月17日我们派代表参加了在正风中学召开的全市中学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市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爱国女中当选为执委。18日中学联代表上海八十多所中学发表了宣言，反对华北自治运动。12月19日复旦学生发起向市府请愿，我们得到通知，动员同学作好参加的准备。20日清晨5点多钟，“中学联”请愿队伍高呼着“欢迎爱国女中同学参加请愿”的口号来到我校门口。我校三百多同学一涌而出，参加了这支几千人的中学生请愿行列，冒雨步行到江湾市府。这时，先行到达的近万大学生请愿队伍，在迫使市长吴铁城在请愿书上签字后，已整队赴市区游行。我们这几千中学生又把市府包围，要求吴铁城出见。但市府大门紧闭，无人理睬，只有一些职员从窗口里探头观看。这就把同学们激怒了，许多同学拣起石子向市府玻璃窗掷去。这时，不知是谁突然喊道：“同学们！政府不答复我们的要求，要抗日救国的就跪下”。有的人一时弄不清怎么回事，真的下跪了。下跪岂能感动那些铁心卖国的老爷们。一个“中学联”的同学立即大声叫喊：“我们不能下跪！我们要起来斗争，团结民众，奋起抗战”。下跪的同学都站了起来，一阵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迫使教育局长潘公展不得不出面在请愿书上签了字，答复了同

学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正准备出发到市区游行，突然开来了许多公共汽车，下车的是奉命前来的各校校长、训导主任，还运来了面包、点心，他们分散到本校同学中进行活动，劝阻同学到市区游行：“你们饿了，学校已为你们运来了面包”“你们累了，学校备有公共汽车接你们回去”。有的软硬兼施威胁同学说：“游行是共产党搞的阴谋，出了事，学校不负责。”等等。爱国女中的训育主任走到我和李秀若跟前强装笑脸说“同学们，辛苦了！校长特派鄙人为大家送来面包，备了车子接大家回去，早点休息”。大多数同学不为所动，李秀若带着同学一起喊道：“我们不回去，不坐你的车子，我们不吃你的面包”，尽管大家又饿又累，但仍坚持步行至市区参加游行。

“一二·二四”大示威

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市大中学生晋京请愿团出发时，“中学联”通知我们发动同学参加12月24日全市大中学生、工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通知规定：各校分散到南京路附近等待，听到鞭炮声就自动集合起来。那天，我校几十个同学很早来到了南京路，佯作在商店东张西望，观看商品，突然从先施公司（今上海服装商店）屋顶花园上响起了鞭炮声，随着而来的是震天动地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传单雪片似的从屋顶飘下，我们立即跑步到街中心。只见群众从大街小巷，四面八方，飞奔过来。虽然大家互不相识，却象亲人一样，手挽手，肩并肩，四人一排，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涌向南京路。游行队伍突遭一群英国巡捕的袭击，经过搏斗，队伍又重新集合起来前进。这次参加游行的群众真多，队伍长得看不到尽头，一路上又有许多群众参加进来，行进到东方图书馆旧址参加了市民大

会，会后又继续游行。抵达外白渡桥时，印度巡捕排列桥头，不准通过。“为什么不准我们进入自己的土地？”群众气愤极了。多少还有点天真的女同学原以为巡捕对“女士们”会客气些，就带头向桥上冲去。想不到手持“哭丧棒”的印度巡捕却不分男女，劈头盖脑地打下来。冲上去，被打下来，再冲上去，又打下来，如此反复数次，有的同学头部被打伤，有的被击倒在地。为了避免损失，游行指挥部临时下了解散的命令。大家只好抑制着心头的仇恨，结束了这次游行。

国民党政府为了扑灭学运，分散群众，于12月25日宣布提前放寒假。就在这个寒假中，胡文新又介绍我参加了“抗日救国青年团”，仍由胡领导我们。王瀚和胡乔木同志曾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36年春开学，胡文新转到惠平中学去了。开头几个月他仍然领导我们，到5月才由复旦大学的程天赋同我联系，6月蒋南翔同志也来联系过，还有一个姓陈的四川人也同我联系过，名字记不得了。36年上半年“抗日救国青年团”吸收了一些新成员，李秀若也参加了进来。

一·二八纪念大会

一九三六年“一·二八”当天，我们动员本校同学去参加“一·二八”四周年紀念大会。大会由上海市各界救国会发起。沈钧儒老先生亲自领着几千人（多数是青年学生），从北四川路集合出发，步行到庙行“无名英雄墓”前举行紀念会。在悲痛激昂的“一·二八”紀念歌声中，开始祭忠魂，主祭人沉痛朗读祭文：“上海各界民众今以至诚致祭于无名英雄之墓，我们今后愿牺牲我们的生命、财产以及其他一切，并联合全国民众去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以报答诸先烈的牺牲……”然后由各界代